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四十

眉山蘇軾詩九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陰雲天。樗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裡。豐年及我挂冠前。含。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頰肩。

氣偉采奇望之又蔚然。深秀厥由風力之適。

復齋漫錄曰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之句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瀉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宮溪漁隱叢話曰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者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先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亦庶幾焉耳

郊祀慶成詩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魄竇夜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嶽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撓槍。并燎靈光答。回鑾奎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句朗。可頌非天德。因歲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帝謂本無聲。富國由崇儉。斬年在好生。無心斯格物。克已自銷兵。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

自元豐元年詳定郊祀禮文至六年冬至親祀園丘以太祖配始罷天地合祭之禮元祐五年廷臣集議

復定南郊並祀之儀七年親郊始行合祭宋制三年一郊軾以兵部尚書為南郊國簿使疏請嚴整儀仗一時稱盛合祭之禮至紹聖元年仍議罷而軾則主合祭之說然合祭亦僅行於是年耳時宰執侍從進詩以賀故有是詩詩共十四韻而自可頌非天德以下俱作歲規之語此所謂因事納規不藉揚厲鋪張以矜其華藻也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覩

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自注僕在揚州程德孺自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

自注僕以高麗所餽大銅盆貯之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

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尊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聞道

歸應速

希代之寶寔是為得出未用秦歸趙璧恰與情事比附意隨筆轉如脫彈丸

趙次公曰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二華太華少華也古人謂造化削成故於二華言頂三茅一名句

曲山其腹中空虛別有天地日月載在真誥故於三茅則言腹也

詩說雋永曰李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牛奇章亦好石洛中聞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

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將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為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

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

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還。寄此一顰足。平生錦繡腸。蚤歲黎覓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感。吾今況衰病。義不忘樵牧。近將仇池石。歸泝岷山瀆。守予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駿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丹經墨吏拈出盡。歸妙諦筆上生花。

趙次公曰。故人詩相戒指錢穆父王仲至之不欲予也。一篇獨異論指蔣穎叔之欲予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故以錢王可從而蔣可違也。來聽陽關曲。穎叔相別而行。故云耳。

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

春冰無真堅。霜葉失故綠。鸚疑鵬萬里。蛇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覓。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即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有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互欲。三我吾鄉里。萬馬君部曲。卧雲行歸休。破賊看神速。自注晉卿將種常有此意因有欲焚畫碎石者。乃別為踢淨瓶。燒木佛。添出一重公案。言下如有白毫大光。應念來感。豈止次韻之能怪變百出。

趙次公曰。三我吾鄉里。言真山萬里。君部曲。言真馬。我有真山。則將卧雲。主有真馬。則用破賊。如此則假山不必愛畫馬。不必取也。

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贐佳篇。次韻為謝。

問子一室間。寧有千里廓。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篇。

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窟。霜枝謝寒暑。雲翮無前卻。何須構明堂。本義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詩腴固堪餐。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君今噲等位。志與湛輩各。豈待相願言。方為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孺終主爵。吾當追松喬。子亦鄙衛霍。松鶴為壽近於俗。情乃寫得古趣。洋溢固知才人之筆。無所不可。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嵐薰瘴染却敷腴。笑飲貪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肯教沉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溪一滴無。但指庭前雙柏石。要予臨文識方壺。

施元之曰。德孺名之元。持節嶺南。歸惠此石。故詩皆用嶺南事。德孺時為主客郎中。

送將穎叔帥熙河并引

穎叔出使臨洮。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為韻。致過歸之意。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承明正須君。文字繁藻火。自薦雖云數。留行終不果。正坐喜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簸。我欲歌杖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函。所得益么麼。願為魯連書。一射聊城哥。陰功在不報。結草酬魏顆。積其憤激發。以詖諧起四句。似謔似莊。言語妙天下。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天公小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疏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相寔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驕。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枯禿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

象入我摩尼珠。盡將畫畫散朋友。獨與長鉞歸來乎。

因吳詩而及李畫。因歌枯木而及畫馬。軒然而來。翩然而往。隨意所到。總入元微。

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驥。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質當谷云。料得清貧饒太守。滑瀆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耶。又山谷咏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筆一。以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為韻。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仁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杯。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謀初善後有無限。經濟在中濟能不負此詩。又以見其言必有中也。

施元之曰。中濟以廕歷官。元祐八年知慶州。中濟祖雍仁宗時為副樞。李元昊叛。拜鎮武節度使。知延州。又知永興軍。故曰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中濟在慶廣儲蓄城柵。嚴守備。羈點羌。推誠待下。人樂為用。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卧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聲。我鞭不安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趨筋骨強。煙裊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小雅無羊之詩。宣王考牧也。牛羊寢訛之狀。牧人蓑笠之容。俄馬而麾。忽然而夢。維魚維鱉。變幻莫測。詩格之奇。無踰於此矣。不襲其詞。而能得其意。遙遙千古。斯作之外。誰其嗣音。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餅茶。自注尚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今年綱到最遲

吳山卻月廊。白梅廬橘覺猶香。自注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廬橘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飛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首作託言待賜戀闕情深三作只是把詩消歲月之意道破便可發深省

茗溪漁隱叢話曰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

鳳併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待賜頭綱八餅茶即今粗色紅

綾袋餅八者是也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空清如話而情味無窮此較前初秋寄子由一章尤入神品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塵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筆歌墨舞是有手弄白日頂摩青宮之氣概足為白寫照矣後人刊詩有將此詩分為兩首者特以平韻承接之故然分則氣象不昌豈惟不諳詩法且并其佳處失之觀集內儋州夜夢一詩猶用此體可

以為證

天厨禁嚮曰太白贊二韻七句方換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雙殺雙殺者不得此法也

賀裳曰文人有一言使人升九天墮九淵者此類是也亦公自寫其傲岸之趣却令太白生面重開勝碑陰記一段文字遠甚

次韻滕大夫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蟲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公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國山水聊心存勁氣不可斷來則山岑競舉止則壁岸無階

墨莊漫錄曰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曰玉井芙蓉又八盆伏流飛空激其根時有英州之命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遂廢元符中始被北歸之命將至吳中張芸叟守中山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

趙次公曰古所謂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蓋太行山之東也山東二百郡正謂太行以東冀州之域矣代北則燕趙以往之地也

鶴歎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時孤三尺長脰闊

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不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難進易退我不如此鶴歎所以作也。却只於結處一句收住。中云豈欲臆對如鵬乎。乃疑而問鶴之詞。我生如寄。四句便直代鶴作臆對語。章法奇絕。是為善學賈賦者。

唐庚語錄曰。東坡作病鶴詩。嘗為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數十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闕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一首。

梅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躋柏所薰。香螺脫麝來相羣。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繆篆紋。繚繞無窮合復分。綿綿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支冊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晚遇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未報敢不勤。但願不為世所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粉。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定與香俱爇。聞思大士應已聞。

香難以形容。偏為形容。曲盡平時好。以禪語入詩。此詩偏只結句大士已聞一點。真有如天花變現。不可測識者。在詩道中。殆以從聞思修而入三摩地矣。

王直方詩話曰。蘇黃門以已卯生。故東坡有卯君之語。其以檀香觀音像遺黃門云。持是壽卯君。具出局偶書云。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王鞏詩云。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過高郵寄孫君孚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旅蒲雜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遊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掩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千山重。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卷野畢秋穫。殷牀聞夜春。

樂哉何所憂。杜酒粥面饌。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極言景物清幽。留連不能去。而其人之足思。自見。感舊懷人。風格最古。此詩出於南遷之時。孫升亦遭貶謫。篇中絕不露牢騷抑鬱之意。津津乎其有遺味矣。

劉延世孫公談圖序曰。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江。公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為舍人。危言說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為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

慈湖夾阻風五首 錄四首

撐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管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虛落在山前。日輪停午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却當空。卧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畝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荒灣旅泊却寫得。即事皆可喜。讀此數詩。足以開豁塵襟。

過廬山下 并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湧。默有禱焉。未半。眾峰凜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蘊山。勢與飄風南。羣峯相應和。勇往爭驂驪。可憐會蔚中。時出紫翠嵐。雁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塊北。清飆掃渾酣。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窕白石菴。五老數松雪。雙溪落天潭。雖云默禱應。顧有移文慙。

雲巒新霽氣象萬千列秀青青已見廬山真面目矣

壺中九華詩

并序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還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記之

清溪電轉失雲峰。夢裡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障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詩亦宛轉玲瓏與題怡稱

趙次公曰劉禹錫有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今先生以石有九峰遂以名之其在一壺中則神仙壺公之壺也中別有天地山川故云耳

秧馬歌

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即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寔。惜其有所缺。不諳農器也。子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揪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橐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僮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適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剌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鑿齒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脇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踴躍滑汰如鳬鷖。纖纖束縈亦可齎。何用繫縶與月題。却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聲。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老驄何曾蹶。軼防顛。騰錦鞵。公子朝金閨。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駄。眠。

直以馬喻非馬瑰偉連犴其說能解人頤

碧溪詩話曰東坡遊武昌嘗作秧馬歌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厘者鞭嘗思
老農先行藏已問吾能識從此馳名四十年亦巧於用事

周必大農器譜序曰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太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耒譜文
忠美其溫雅詳寔為作秧馬歌又惜其不諳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為也後百餘年其侄孫耒陽令
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耜耨鑄車戽戽釜銓篠簞杵臼斗升釜甑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
考之經傳參合今制無不備者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

八月七月初入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懼勞遠夢
自注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

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起二句固是同調柳州書作發端乃更警策按十八灘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東坡改
作惶恐以對喜歡其後文文山更以惶恐對零丁遂成典故結處云充水手者應是暗用何易于腰笏引
舟事也

碧溪詩話曰柳詩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詩七
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

鬱孤臺

自注以下四音皆虔州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為翠浪湧水作玉虹流。日麗空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
嵐氣昏城樹難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峰外高台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廉。我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疑。誰為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濫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捋鬚看髮眉。好將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有盡在人無盡在我。維摩經言有法門名無盡燈。此詩所本。

塵外亭

楚山蒼無塵。賴水清可厲。散策塵外遊。塵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為新雉。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戲留一轉語。千載起褰袂。韓詩云。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未及此之圓妙也。正諦既得。故後幅但就馬祖事。言不更為山水饒舌。趙次公曰。幽人宴坐處。以下八句皆是馬祖事。馬祖始居此山。山鬼為築垣。自謂修行不至為鬼所識。乃舍去。今先生詩語高馬祖一著也。

天竺寺

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對北山雲。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余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芭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點染處極其古秀。揭朗標華。較香山連珠體詩更進一格。

月華寺

自注寺距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

天公胡為不自憐。結土融石為銅山。萬人探斷富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月華三大豈天意。至今發舍依椿管。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欄斑。坑流窟發錢湧地。莫施百鎰朝千錢。此山出寶以自賤。地脉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嶺。漫黍麥蘇惇。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鑪煮飯茹三間。

亦是左傳象齒焚身。莊子山木自寇之意。說來警動倍覺氣象崢嶸。

李必恒曰。智度論云。水行中龍。陸行中象。故荷大法力。比之龍象。按月華寺智樂三藏真身在焉。故有龍象之語。

碧落洞

槎牙亂峰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叩白月。夢中遊化城。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下珠琲。乳瀦交縵纓。我行畏人知。恐為仙者迎。小語輒響答。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氣交冲漠與神為。徒小語響答二句。寫岩洞之景。未經人道。

茗溪漁隱叢話曰。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自雷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

李必恒曰。一統志云。洞多懸石如窻。旌羽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按詩所云。幽龕別戶。即指其處也。

峽山寺

自註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翁孫。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髣髴。空山無人水流花。閑良由妙造自然匪關思索而致。

裴矧傳奇曰廣德中有孫恪者游洛中遇袁氏女遂約為室後十餘年同至峽山寺袁氏欣然改服理髮詣老僧乃持一碧玉環戲僧曰此是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復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老僧方悟曰乃貧道為沙門時所養者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其頸者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梅雨愔愔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八句屬對律詩正格筆力積健為雄頡頑杜老

廣州蒲澗寺

自注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檐蔔祖師禪。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王欲學仙。

自注山中多含笑花

浴日亭

自注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前六句猶是滄滄涼涼之勢忽驚鳥動一轉陡然而上筆勢奇絕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自注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

朱明。自注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馬嘆冥落寸

田尺宅今誰耕。道華亦嘗嘆一稊。自注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契虛正欲仇

三彭。自注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鐵橋石柱連空橫。自注山有鐵橋杖藜欲趁飛猿輕雲溪夜

逢瘡虎伏。自注山有斗壇畫出銅龍吟。自注冲虛觀後有宋真人朝斗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

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

山元卿。自注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浮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嶽

閣吏蔡還須略報老同叔。羸糧萬里尋初平。自注子由

森蔚瑞偉以御風。凌雲之氣行之是亦新宮銘所稱。天籟虛徐鳳簫冷徹者耶

容齋隨筆曰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負書從我四句坡自注用山元卿撰銘蔡少霞書碑二

事予按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詞三

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

誤以幼霞為少霞耳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彷彿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孟自欲老

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自注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印選唐天寺亭

蘇軾

貶謫之地見如舊遊有終焉之志賢者固隨寓而安

白水山佛跡巖

自注羅浮之東麓也
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縱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峰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溪滙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電。掠面過彊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山記謂浮山即蓬萊別島。洪水浮至依羅而止。二山合體謂之羅浮。本是不根之談。前八韻據此翻騰而入。無非為佛跡二字取勢。以跌落古佛來布武一句耳。後紀浴於湯池。從飢蛟渴虎飛電強弩數句之中。參以醉後濯足二語。忽然動魄驚心。忽然掉臂徐步。羅浮以風雨為合離。匪此神筆莫傳其妙。

唐庚語錄曰。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側。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志林曰。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煮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

軾答陳季常書曰。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